

宋高僧傳卷第九

宅九

宋左衛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來約撰

習禪篇第三之二

正傳十四人
附見四人

行

唐京兆慈恩寺義福傳一

思

京師興唐寺普寂傳二

南嶽觀音臺懷讓傳三

吉九

京師大安國寺楞伽院靈著傳四

法真

潤州幽棲寺玄素傳五

行

均州武當山慧忠傳六

行

太原甘泉寺志賢傳七

黃龍山惟忠傳八

宅九

南嶽石頭山希遷傳九

宅九

成都府淨衆寺神會傳十

宅九

杭州徑山法欽傳十一

宅九

壽春三峯山道樹傳十二

宅九

陝州迴鑾寺慧空傳十三

觀元

洛京龍興寺崇珪傳十四

植全

唐京兆慈恩寺義福傳

行

釋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也幼慕空門參累世務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凡二

十餘年未嘗出房宇之外後隸京師慈恩寺道望高峙傾動物心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經蒲號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齋旛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拜禮紛紛瞻望無厭以二十年卒有制謚號曰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北送葬者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之躬行喪服若弟子焉又撰碑文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無以加者而未嘗聚徒開法也洎乎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載人皆仰之初福往東洛召其徒戒其終期兵

部侍郎張均太尉房琯禮部侍郎韋陟常所信重是日皆預造焉福乃升堂爲門人演說且曰吾沒日晏當爲此決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夙歲餌金丹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福忽謂房曰與張公遊有年矣張公將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此法會足以免禍惜哉乃提房手曰必爲中興名臣其勉之卷九言訖而終後張均陷賊庭也受其僞官而房翼戴兩朝畢立大節皆終福之言矣又釋行

思姓劉氏廬陵人也濡潤厥躬貞諒其性出

塵之後納戒已還破觚求圓斷雕爲朴厥志天然也往韶陽見大鑒禪師一言蔽斷猶擊蒙焉旣了本心地祇迭告還復吉州闡化四方禪客繁擁其堂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入滅于本生地勅謚大師號曰洪濟塔曰歸真其塔會昌中例從堙毀後法嗣者重崇樹之

唐京師興唐寺普寂傳

釋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纔稚弱率性軒昂離俗升壇循于經律臨文揣義迥異

恒流初聞神秀在荊州玉泉寺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論道因薦寂乃度爲僧及秀之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秀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本師統其法衆開元二十三年勅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大人競來禮謁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於上都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謚曰大慧禪師及葬河南尹裴

寬及其妻子並縗麻列于門徒之次傾城哭送間里爲之空焉裴尹之重寂職有由矣寂之闡化神異頗多裴皆目擊又得心印歸向越深時多譏誚裴日夕造謁執弟子禮曾無差脫一日詣寂寂懸知弟子一行之亡及寂之終滅裴之悲慟若喪所親縗絰徒步出城妻子同爾搢紳之譏生於是矣

之者小人也愛之不以道則君子之病矣裴尹冠裳在御職事在躬不避密行顯掇時謗宜哉譬諸僧耽俗務胡不捨袈裟而衣逢掖乎若實得道後終期脫屣有何不可邪寬不抽簪何悖禮於丘之門歟寬若行方外之道復何誅焉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矣

唐南嶽觀音臺懷讓傳

釋懷讓俗姓杜金州安康人也始年十歲雅好佛書炳然殊姿特有靈表識者占是出家相非染俗貴人寶來瑞國慶無疆方之麟鳳

龜龍無萬數也天地無全功氣序有盈虛綱
維缺壞補塞不足皆冥維密祐惟應度者乃
燭厥理非庸庸所知也弱冠詣荆南玉泉寺
事恒景律師便剃髮受具歎曰夫出家者為
卷六
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經之所謂出四
衢道露地而坐也時坦禪師乃勸讓往嵩丘
觀安公安啓發之因入曹侯溪觀能公能公
怡然無馨無臭洪波泛臻大壑之廣乎韶濩
合奏大樂之和平讓之深入寂定住無動道
湧為若此也能公大事緣畢讓乃躋衡嶽止

于觀音臺時有僧玄至拘刑獄舉念願讓師
救護讓早知而勉之其僧脫難云是救苦觀
音得斯號也亦由此焉化緣斯盡傳法弟子
曰道峻曰道一皆升臺觀奧也其後一公振
法鼓于洪州其門弟子曰惟寬懷暉道一大
緣將訖謂寬等曰吾師之道存乎妙者也無
待而常不住而至能事集矣金口所生從法
而化於我為子及汝為孫一燈所傳何有盡
者讓以儀鳳二年生至天寶三載八月十日
終于衡嶽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一公建

塔于別峯元和中寃暉至京師揚其本宗法
門大啓傳百千燈京夏法寶鴻緒於斯爲盛
至八載衡陽太守令狐權問讓前述權捨衣
財以充忌齋自此每歲八月爲觀音忌焉寶
曆中勅謚大慧禪師塔號最勝輪元和年中
定九
常侍歸登撰碑云

唐京師大安國寺楞伽院靈著傳法說
釋靈著姓劉氏縣州巴西人也年殆志學方
遂出家登戒尋師不下千里年四十精毗尼
道兼講涅槃一律一經勤於付授晚歲請問

大照禪師領悟宗風守志彌篤後詣長安誕
敷禪法慕道求師者不減千計並魚龍之會
淵澤也以天寶五載四月十日申時示滅于
安國寺石楞伽經院享壽五十六僧夏三十
六將終寺中亟多變怪蓋法門梁棟之頽撓
也著加趺而坐怡然而化三七日後荼毗起
塔于龍首崗鄰佛陀波利藏舍利之所帝女
媧之墳右以其年十月十日遷入塔焉弟子
朗智道珣如一追慕師德香火不絕內侍上
柱國天水趙思侃命釋子善運撰碑于塔所

焉有錢塘靈智寺釋法翫俗姓馮本長樂人也隨祖宦于江東遂爲錢塘人也父子通字元達世襲冠裳傳其素業然精覈百氏之餘執志慕淨名之應質談論多召禪林之士於家別室供禮願生今嗣彌久翫誕于家岐嶷之性天發端謹纔勝衣也啓父求出俗固不阻留披剥登具探躋三乘如指掌焉而性終耿介於此寺之深塢實浙江之陽也別構蘭若去伽藍寢遠終日安禪時同志者造門請益翫隨事指南多有所證以天寶二載十二

月十三日天之將曉告侍者端坐奄從泥六春秋六十五僧臘減二十年于時山鳥哀鳴雲霧蒙慘遠近檀越悲泣者如堵以其月十九日遷殯于寺側山原有弟子俞法界及子懷福猶子希秀等舊所歸心結塔營事皆出其家塔因會昌中所毀今存趾焉碑石漫沒七九吁哉

唐潤州幽棲寺玄素傳

釋玄素字道清俗緣馬氏潤州延陵人也生有異度幼而深仁乳育安靜鬚齒尚求歸

釋門父母從之出依淨域以如意年中始奉制度隸名于江寧長壽寺進具已後戒光騰燭定水澄漣思入玄微行逾人表旣解色空常慕宗匠晚年乃南入青山幽棲寺因事感禪師躬歷彌載撞鐘大鳴威誨以勝法得其不刊之旨從是伏形苦節交養恬和敗納襯目有屠者來禮謁自生感悟懺悔先罪求請素明中應供乃欣然受之降詣其舍士庶驚駭咸稱異哉素曰佛性是同無生豈別但可度者吾其度之何異之有天寶之初吳越贍仰如想下生楊州僧希玄請至江北竊而宵遁黑月難濟江波森然持舟擬風俄頃有白光一道引棹直渡通波獲全楚人相慶佛日僧汪密請至京口郡牧韋銑屈居鶴林四部歸誠充塞寺宇素納衣空牀未嘗出戶至候

稽首不爲動搖顧世名利猶如幻焉忽於一
七素明中應供乃欣然受之降詣其舍士庶驚駭咸稱異哉素曰佛性是同無生豈別但可度者吾其度之何異之有天寶之初吳越贍仰如想下生楊州僧希玄請至江北竊而宵遁黑月難濟江波森然持舟擬風俄頃有白光一道引棹直渡通波獲全楚人相慶佛日僧汪密請至京口郡牧韋銑屈居鶴林四部歸誠充塞寺宇素納衣空牀未嘗出戶至候

充悲田之費禮部尚書李憕爲揚州牧齋心
虔虔二時瞻近未幾而京口道俗思渴法音
仍移牒渡江再請還郡二處紛諍莫決所從
李時謂人曰本期奉道反成愛憎因任從所
請却歸南郡其感物慕德罕有與倫以天寶
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無疾而化春秋
八十有五哀感人倫慟徹城市以其月二十
一日奉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所住之地方
伯邑宰盡執喪師之禮率衆申哀江湖震響
素往於寺內坐禪之所高松偃覆如蓋及移

他樹還互如前又當捨壽之夕房前雙桐無
故自枯識者以爲雙林之變但真乘妙理絕
相難思嘉瑞靈祥應感必有經云隨緣赴感
即其事也有門弟子法鑑及吳中法欽此二
大士重光道原僉具別傳受菩薩戒弟子吏

部侍郎齊澣廣州都督梁卿潤州刺史徐嶠
京兆韋昭理給事中韓賞御史中丞李丹禮
部崔令欽並道流人望咸欵師資亦嘗問道
於徑山猶樂正子春於天子洗心瞻仰天漢
彌高水鑑明心悟深者衆矣洎大和中遠慕

遺風高其令德追謚大慈禪師大和大寶杭之塔後人多以俗氏召之曰馬祖或以姓名兼稱曰馬素是也

系曰彌天以出家子咸姓釋氏懸合後到阿舍經可不務乎素師以俗姓呼之必有由矣

卷九
意繁盛法嗣猶不能遏此訛稱則知素師名

翼一飛四海仰止故登俗域今警將來宜正

名也

唐均州武當山慧忠傳

釋慧忠俗姓舟氏越州諸暨人也孰辨甲子

或謂期頤之年肌膚冰雪神宇峻爽少而好學法受雙峯默默全真心承一印行無住相歷試名山五嶺羅浮四明天目白崖倚帝紫閣摩穹或松下安於九旬或嵌空息慮於三昧既懸明月之戒亦淨琉璃之心已度禪定之門不起無生之見寂若蘇廬八風莫能動清如淨鑑萬象何所隱可止也我則武當千峯狎於麋鹿可行也我則虎溪一徑分衛人間薄遊吳楚以至于順陽川焉卜居黨子之林泉四十餘祀深入法王之聖定八萬廣

門道聲洋手力量充矣開元年中刺史前中書侍郎開國公王琚司馬太常少卿趙頤貞信潭以清聞風而悅稅駕扣寂杳然虛空禮足散金銀之華不異彌伽長者執手見微塵之佛等毗目仙人上奏玄宗徵居香刹則龍興寺也由是罷相節使王公大人罔不膜拜順風從而問道忠博達詰訓廣窮經律降魔制外孰之與京不可以威畏不可以利動噭日而食對月澄心清風飛霜勁節凌竹辭檢理詣折彼慢幢論頓也不留朕迹語漸也返

卷九
常合道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指甘露乃疾藥之園妙不可傳花多果少世有執礪水中若獲瑠璃之寶掬泡瓶內謂得摩尼之珠忠所以訶之止之不能已矣故有超毗盧之說今其不葬佛求越法身之談俾夫無染正性豈毗盧之可越而法身之可超哉是以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纖妄若雲翳宗通如日月朝郎結駟而至安禪不動受其頂謁儼如也蓋所謂昔人不迎七步以福於萬乘之君豈止百寮而已哉肅宗皇帝載定

區夏聞其德高以元二年正月十六日勅內給事孫朝進駟騎迎請其手詔曰皇帝信問朕聞調御上乘以安中土利他大士共濟羣生師以法鑑高懸一音演說藏開祕密境入圓明大悲不倦於津梁至善必明於兼濟尊雄付囑實在朕躬思與道安宣揚妙用廣滋福潤以及大千傳罔象之玄珠拔沉速之毒箭良緣斯在勿以爲勞仗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副朕虛懷春寒師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忠常以道無不在華野莫殊遂

高步入宮引登正殿霜杖初下日照龍衣天香以焚風飄羽蓋時忠驥首接武神儀肅若天子欽之待以師禮奏理人治國之要暢唐堯虞舜之風帝聞竦然膝之前席九龍灑蓮華之水萬乘飲醍醐之味從是肩界上殿坐而論道不拘彝典也尋令驃騎朱光輝宣旨住千福寺相國崔煥從而問津理契於心談之朝野識真之士往往造焉洎夫寶應臨御宅九以孝理國匪移前轂劃開萬里之天若見三江之月又勅內侍袁守宏迎近闕下光宅寺

安置香飯雲來紫衣天降雖使臣擁禪門而不進御府列玉帛而盈庭了之如泡觀之若夢澹然閑任自樂天倪亦可羅浮不歸方名宴坐雙峯長往始契無生者哉成聖元胎於是乎在圓所以萬行齊發千門不累於心矣則兜率之鼓無形乃聲脩羅之琴不撫而韻香傳天主花雨空王見之於忠矣常以思大師有言若欲得道衡嶽武當因奏武當山請置太一延昌寺白崖山黨子谷置香嚴長壽寺各請藏經一本度僧護持二聖御影鎮彼

武當王言惟允有司承式猴江鴈塔雖未飾於中峯茅棟柴扉便以名於梵宇睿札題額鸞迴鵠飛山川光煌黑白朴躍想金殿之可期覩瑤臺之非遠至大曆八年又奏度天下名山僧中取明經律禪法者添滿三七人道

卷九

十一

門因之羽服緇裳罔不慶懌數盈萬計用福九重也忠往在南陽陷於賊境固請迴避皆不允之臨白刃而辭色無撓據青雲而安坐不屈魁帥觀其禪德淡若風韻高逸投劔羅拜請師事焉于時避寇遇寇者衆矣無何羣

盜又至乃曰未可以踵前也遂杖錫發趾沿江而去有數其先蹤堅住不避者盡被誅戮則知雲物氣象有如先覺存而不論道何深也金籍曰般若無知而無不知斯之謂歟內德既充外應彌廣自藏珍寶人莫之窺於戲論龍奮迅而龜多不知忉利雨花而明徹莫識前賢厭世正眼隨滅不亦悲夫忽疾將亟國醫罔効自知去辰衆問後事乃曰佛有明教依而行之則無累矣吾何言哉粵十年十二月九日子時右脇繫足泊然長往所司聞

奏皇情憫焉中使臨弔賙贈甚厚勅謚號曰大證禪師有詔歸葬于黨寧之香巖寺循其本也威儀手力所在支給具飾終之禮哀慟梵場也勅常修功德使檢校殿中監興唐寺沙門大濟早接道論豁如披雲雖非門人哀逾法嗣凡有數奏聖皆允焉在家弟子開府孫知古并弟內常侍朝進居士景超昆季等僧弟子千福寺志誠光宅寺智德香巖寺主道密等凡數萬人痛石室之末籌悲雲峯之聳塔晨鐘徒擊於高殿夕梵空奏於前山捨

人云亡疇將倣仰譯經沙門飛錫爲碑紀德
焉

唐太原甘泉寺志賢傳

釋志賢姓江建陽人也夙心剛整幼且成規
卷九

既遂出家尋加戒品霑嘗漸教守護諸根抗
十二

節修心不違律範大寶元年於本州佛跡巖
承事道一禪師曾無間然汲水拾薪惟務勤

苦遊方見金華山赤松洞是黃初平叱石羊
之地鬱林峻嶺泉湖百步許意樂幽奇旣棲
巔頂野老負香粧蔬茹以供之時天大旱賢

望空擊石曼罵諸龍曰若業龍無能爲也其
菩薩龍王胡不遵佛初救百姓爭敲石纔畢
需然而作婺人咸悅後遊長安名公碩德列

請爲大寺功德之師賢悚然不顧明日遂行
登五臺尋止太原甘泉寺道俗請學禪理者
繼至無疾而終勑謚大遠禪師旌乎厥德矣

唐黃龍山惟忠傳

釋惟忠姓童氏成都府人也幼從業於大光
山道願禪師神驥伏櫤雖止也發蹄則超忽
千里焉遊嵩嶽見神會禪師折疑沈默處于

大方觀覽聖跡見黃龍山巒翠而奇異乃營茅舍其窮溪山谷而多毒龍噴氣濛濛山民犯者多如中癰馬醫士寡効忠初不知獨居

宅九

禪寂潤飲木食其怪物皆卷而懷矣山民無害或聞空中聲云得師居此民之多幸今我

十三

解脫也鄉人因號是山爲伏龍言忠弭伏鱗蟲之長故此名焉以建中三年入滅報齡七

十八其年九月遷塔云

唐南嶽石頭山希遷傳

釋希遷姓陳氏端州高安人也母方懷孕不

喜葷血及生岐嶷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未嘗以氣色忤人其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率以牛酒祚作聖望遷輒往殿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千鄉老不能禁其理焉聞大鑒禪師南來學心相踵遷乃直往大鑒衍然持其手且戲之曰苟爲我弟子當肖遷迺爾而笑曰諾旣而靈機一發廓若初霽自是上下羅浮往來三峽間開元十六年羅浮受具戒是年歸就山夢與大鑒同乘一龜沫於深池覺而占曰龜是靈智也池是性海

也吾與師乘靈智遊性海久矣又何夢邪後聞廬陵清涼山思禪師為曹溪補處又攝衣從之當時恩公之門學者麌至及遷之來乃曰角雖多一麟足矣天寶初始造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杼載絕岳衆仰之號曰石頭和尚焉初嶽中有固瓊讓三禪師皆曹溪門下僉謂其徒曰彼石頭真師子吼必能使汝眼清濶由是門人歸慕焉或問解脫曰誰能縛汝問淨土曰誰能垢汝其答對簡速皆此類也廣德二年門人請下

于梁端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順化春秋九十一僧臘六十三門人慧朗振朗波利道悟道銑智舟相與建塔于東嶺塔成三十載國子博士劉軻

卷九

十四

素明玄理欽尚祖風與道銑相遇盛述先師之道輒追仰前烈為碑紀德長慶中也勑謚

無際大師塔曰見相焉

唐成都府淨衆寺神會傳

釋神會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文徒居因家

于此遂爲鳳翔人矣會至性縣解明智內發
大璞不耀時未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謁無相
大師利根頓悟冥契心印無相歎曰吾道今
在汝矣爾後德充慧廣鬱爲禪宗其大略寂
照滅境超證離念即心是佛不見有身當其
凝閉無象則土木其質及夫妙用默濟雲行
雨施蚩蚩羣甿陶然知化貌遷善聞言革
非至於廓蕩昭洗執縛上中下性隨分令入
以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示疾儼然加趺
坐滅春秋七十五法臘三十六沙門那提得

師之道傳授將來以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門人弟子緇俗遷座于本院之北隅孺慕師
德號哭之聲山林爲之變色初會傳法在坤
維四遠禪徒臻萃于寺時南康王韋公臯最
歸心于會及卒哀咽追仰蓋粗入會之門得
其禪要爲立碑自撰文并書禪宗榮之

唐杭州徑山法欽傳

釋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人也門地儒雅
祖考皆達玄儒而傲睨林藪不仕欽託孕母
管氏忽夢蓮華生於庭際因折一房繫於衣

蒙既而覺已便惡葷羶及迄誕彌歲在於髻
辯則好爲佛事立性溫柔雅好高尚服勤經
史便從鄉舉年二十有八倣裝赴京師路
由丹徒因遇鶴林素禪師默識玄鑒知有異操
乃謂之曰觀子神府溫粹幾乎生知若能出
家必會如來知見欽聞悟識本心素乃躬爲
剃髮謂門人法鑑曰此子異日大興吾教與
人爲師尋登壇納戒鍊行安禪領徑直之一
言越周旋之三學自此辭素南征素曰汝乘
流而行逢徑即止後到臨安視東北之高巒

乃天目之分徑偶問樵子言是徑山遂謀挂
錫於此見苦蓋覆置網屑近而宴居介然而
坐時雨雪方霽旁無煙火獵者至將取其物
頗甚驚異嘆嗟皆焚網折弓而知止殺焉下
山募人營小室請居之近山居前臨海今吳
貞捨別墅以資之自茲盛化叅學者衆代宗
睿武皇帝大曆三年戊申歲二月下詔曰朕
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
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
和尚遠降中天盡朕歸向不違願力應物見

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
春暄師得安否遣此不多及勑令本州供送
凡到州縣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疲師
心力弟子不筭多少聽其隨侍帝見鄭重零
問法要供施勤至司徒楊綰篤情道樞行出
卷九
人表一見欽於衆退而嘆曰此實方外之高
士也難得而名焉帝累賜以縑繒陳設御饌
皆拒而不受止布衣蔬食悉令弟子分衛唯
用陶器行少欲知足無以儕比帝聞之更加
仰重謂南陽忠禪師曰欲錫欽一名手詔賜

號國一焉德宗貞元五年遣使齋書宣勞
并慶賜豐厚欽之在京及迴浙令僕公王節
制州邑名賢執弟子禮者相國崔渙裴晉公
度第五琦陳少遊等自淮而南婦人禮乞號
皆目之爲功德山焉六年州牧王顏請出州
治龍興寺淨院安置婉避韓滉之廢毀山房
也八年壬申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長逝報齡
七十九法臘五十德宗賜謚曰大覺所度第
子崇惠禪師次大祿山顏禪師參學范陽杏
山悟禪師次清陽廣敷禪師于時奉葬禮者

弟子實相當覺等以全身起塔于龍興淨院
初欽在山猛獸鴟鳥馴狎有白兔二跪于杖
屨之間又嘗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
遊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雞冢
宋九
在山之椒欽形貌魁岸身裁七尺骨法奇異
十七
今塔中塑師之貌凭机猶生焉杭之錢氏爲
國當天復壬戌中叛徒許思作亂兵士雜宣
城之卒發此塔謂其中有寶貨見二甕上下
合藏肉形全在而髮長覆面兵士合甕而去
刺史王顏撰碑述德比部郎中崔元翰湖州

刺史崔玄亮故相李吉甫丘丹各有碑碣焉
唐壽春三峯山道樹傳

釋道樹姓聞氏唐州人也少以辯智沉靜虛
豁耽嗜經籍曾無少懈其爲人也貞固足以
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偶遇僧敦喻遂誓出塵
自慨年近不惑求法淹遲禮本部明月山大
光院惠文爲授業登即剝染二年受具乃觀
方向道天台南岳無所不遊後迴東洛遇秀
宗裔如芙蓉開通達安靜至壽州三峯結茅
而居常有野人服色朴素言談異常於言笑

之外化作佛形仙形菩薩羅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如是涉十年學侶覩之不測端緒後皆寂爾樹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所謂作僞心勞而日拙其自知

唐陝州迴鑾寺慧空傳

元觀

之卷羞懷拙而去追無朕迹矣樹於寶曆初年示疾而終報齡九十二明年正月遷塔焉系曰大鈞播物物類紛錯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知幻化之不異生也始窮幻化矣吾與汝俱幻也推之於實則幻化

或虛置之於虛則幻化時實實虛理齊不自我之先後歟體道無心物我均矣故佛言凡所見相唯所見心又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樹師有焉

釋慧空姓崔江陵人也家世儒雅弃棄纓綬父任陝服靈寶縣空丁艱天屬堅請入空門庸報乳哺重恩乃投迴鑾寺恒超下授受經業三載誦通及格蒙度聽習敏利因入嵩少遇寂師禪會豁如開悟乃迴三峯於仙掌間

有道流綱繆論道薄暮方散非止一過州帥
元公頗知歸向召之多以疾辭或至必登元
席代宗皇帝聞其有道下詔俾居京師廣福
寺朝廷公卿罔不傾信後終于寺春秋七十
八大曆八年癸丑九月四日全身堅固而遷
塔焉次南嶽東臺釋元觀姓袁氏長安人也
父爲河中府掾母兄爲沙門甚敦道化見觀
幼齡聰慧風標秀舉有成人之度因勸其出
家乃投興善寺誦經通利五年得度乃於律
部俱舍二本渙然條理後出遊方登諸禪會

明悟真性如醒宿醒遂趨衡山於東臺而止
其道彌昌冥有所感恒得神人密送供施隨
其衆寡不聞有關忽一日神現形再拜曰我
是此山檀越常送薄供者我身是也觀問汝
何業所致曰我前身曾稱知識體悟匪全妄
受信施坐此爲神偶師居此我曹饋糧粗副
卷九
私願今二十年已足得遂超度故來決別也
觀化緣斯極囑累禪徒而終春秋七十九大
和四年十月二日遷塔焉

唐洛京龍興寺崇珪傳

金植

釋崇珪姓姜氏鄭城人也門傳儒素相繼簪裾自天寶已來安史之亂侵敗王略家族遷蕩父爲商賈趨利遵塗於鞏洛間父亡于逆旅珪慨責曰少遭不造子遺哀榮遂議出家至年十八經業蔚通得度俄有雲水之興遊南嶽棲息數齡起廻樂南徐茅山乃依棲霞寺珪已登徑門道聲洋溢會贊皇李公德裕廉問是邦延諸慈和寺一交雅談如遊形器之外曰吾有幽憂之疾非是居侯藩聚落之人也明歲遂行重抵嵩少居于嶽寺大和戊

申歲洛下亢陽唯嶽中雨信相繼或謂珪之德動龍神之故也開成元年贊皇公攝家宰請珪於洛龍興寺化徒兩京緇白往來問道檀施交駢其所談法宗秀之提倡獲益明心者多矣忽告衆決別入方丈而滅春秋八十六白侍郎撰塔銘會昌元年辛酉八月十日入塔云次淮南都梁山釋全植姓芮光州人也少稟異操自言學作佛度生去忽投本州榮光禪院大智下求度師頗嚴謹約其誦經受具後至洛陽參問禪法徹了無疑辭師

觀方至淮南都梁山建立茅舍太守衛文卿
命於州治長壽寺化徒衛侯問將來佛法隆
替若何植曰真實之物無振自古于今往復
軌躅有爲之法四相遷流法當墮厄君侯翹
足可見預言武宗毀教也植終年九十三門
生大
人建塔立碑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浮
圖焉

宋高僧傳卷第九

宋高僧傳

斷竹角切
首研也
在於真切
縗倉四切
喪衣也
經徒結切
疑魚力切
空歧持切
旱疑切
鞞絳切
丁拾取也
相偷切
佩空切
鑿息淺切
大水也
藻陵切
辟招切
始出貌日
駟入質切
驛傳也
鑿渠云切
渠也
崇也
崇教厚貌切
睨五計
鳥切
綾而
錦也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第一五〇冊